

獨 孤

M. Unamuno

米古·德·烏那木諾是所謂「一八九八時代運動」的主腦人物；於一八六四年生在畢爾巴鄂城，一八七四年畢爾巴鄂城被圍的時候他已是十歲了。（一八六八年西班牙會起革命，王室傾覆，是年保皇黨運動復辟，亞封鎖十二世復位。）在他的第一本而且他自己認為是最好的一本小說「休戰記」(Paz en la Guerra)裏，他常提念起這些童年時的記憶的。一八九一他被任為薩拉曼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這個職位在他自己也認為是最高的榮譽了，一九〇一年他受任教區長之職。

但是他的攻擊專制政體，君主以及那些政客們的文章和講演隨着他的被撤而停止了。薩拉曼查教區長的職位直到共和成立之後才恢復給他；這其間有幾個月他被扣留在加那利島，差不多六年的放逐生活是在巴黎和亨達依(Hendaye)過的。

烏那木諾是一個堅毅不倦的作家。他給許多西班牙和西屬亞美利加的報紙和雜誌寫東西。他的散文的集子已經發表過幾種，也印行過幾本詩集。他的最享盛名的一本書無疑的是「吉訶德先生和山球的生平」了(Vide de Don Quijote y Sancho)。這是一本論文同時也是一本評註。因為塞萬提斯只是一個死尸了，而吉訶德先生却乃是有生命的；那是吉訶德先生才創造了塞萬提斯。

如果塞萬提斯復活了，他定會遇到烏那木諾喊道：「回到你的墳裏去罷！吉訶德先生並不認識你。他是我們的了——我們的，全人類的。」烏那木諾更給 Christ of Velázquez 寫過同樣的評註。

此外，他的主要的著作如：生命的悲劇的意義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基督教的煩悶 (The Agony of Christianity)，武斷的真理 (Arbitrary Truth)，西班牙的本質 (The Essence of Spain) 等，差不多全都譯成各種不同的文字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蘭文，並且這些譯文差不多全經過作者的校閱的。

西班牙戲劇家 Facinto Benavente 曾這樣說過他：「我不相信現代世界文學界有比烏那木諾更有趣的人物。」我們也可以引用法國的西班牙文學權威學者葛素 M. F. Cassou 的意見：「這就是烏那木諾的苦悶的所在：他是一個在戰爭中的人物，和他自己戰，爲着他的人民戰而又和他的人民戰，一個自相矛盾的人，一個光桿的人民保護官，一個被放逐，被離棄的寂寞的人；他是沙漠中的一縷呼聲，興奮，空虛，矯誑，奇僻，倔強；他與毀滅爲仇讎，然而他被空虛把握住而消衰於空虛中了；他在生與死之間受着折磨，死和生是在同一時間輪替着；他是不可征服的，而永遠是被征服的。」

米古先生特意把孤獨這一篇獻給本集也不是全無意義的，在這一篇小說裏正說明他的女權平等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表面上雖然顯得很輕微，在西班牙革命中却是盡了相當的力量的。」

T. G. 高爾金

孤獨的生帶來了她母親的死。意大利詩人里奧帕底曾這樣歌唱過，生是伴着死的危險的：

‘‘Nasce L'uomo a fatica’’

“ed e rischio di morte el nascimento”

新生的孩子的死的危險，產婦的死的危險。

可憐的聖堂，孤獨的母親，在婚後過了五年陰黯無聲息的悲劇生活。她丈夫是一個剛愎頑強而顯然沒有感情的人。這個可憐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會嫁給了他；她如夢醒一般的覺悟到她是被婚約限制在他的手下了。少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消失在朦朧的遠方，因此每逢想起婚前的事情，自己就彷彿是在記念着別人。

她說不出丈夫到底愛她還是恨她。然而對於他，家庭却只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他工作，談天，娛樂都在外面；却從來不會噙白過他的妻子，或向她說一句粗話；也不會和她衝突過。聖堂有時間他一個問題或徵求他關於任何事情的意見，她照例是得到同樣的回答：「怎麼都好。別麻煩我。隨你的便罷。」

這個堅持的「隨你的便」像尖刀一樣刺着聖堂的心。「隨你的便罷！」她自己想；「我連一句反駁的話都不值得了。」「別麻煩我！」——好一個可怕的「別麻煩我！」牠苦惱着多少個家庭！在聖堂的家裏——那應該是她的家——那句可怕的拒絕麻煩的話把一切事物都弄得黯淡無光。

婚後第一年她生了一個兒子。但是在這種陰鬱淒涼的家庭裏她渴望一個女孩。「兒子，」她想「一個男人！男人永遠是在外面有事作的。」所以她在第二次的妊娠中什麼都不想，只望着那是一個女孩，而女孩的名字定要叫孤獨，一陣陣的劇痛嚴重的致病了她，她的心微弱的跳動着，她明白她能活到她的女孩生下——把她介紹到那個陰森森的家庭裏來。她把丈夫招呼了來，

「呵！皮得魯，」她說，「如果是一個女孩，像我盼望的，你要管她叫孤獨，成嗎？」

「怎麼都好，」他的回答，「思量這個還有的是功夫哩。」他想今天，這個分娩的日子，他要賭不成牌九了。

「可是我就要死了，皮得魯；我已經沒力氣過這個關了。」

「胡說！」他回答說。

「恐怕是，」她仍堅持着；「只是，如果是一個女孩，你可管她叫孤獨，成嗎？」

「怎麼都好。別麻煩我。隨你的便罷。」他結束了這次談話。

她就永不再麻煩他了。生下女孩之後，她只有問明那確是一個女孩的工夫了。她最後的話是：「孤獨，記着，皮得魯——孤獨！」

他吃了一驚，如果他真能吃屈的話，要算他是受了委屈了。在他這個年紀遽然喪妻，還有兩個孩子！如今誰來給他管家呢？誰來把孩子撫養長大呢——直到姑娘大了。能接手照料家務？……再娶？不，他決不。而今他明白結婚是怎麼回事了。先前他就明白了够多麼好！可是如今說也無益了。他不再娶是一定的了。

他把孤獨送到鄉下去，意思是不願在家養育她，他受不了一個嬰孩的麻煩和乳母的騷鬧。守着另一個孩子，剛剛三歲的小皮得，已經够鬧的了。

乳孩時候的情形孤獨完全不記得。她的最早的模糊的記憶當是那個慘澹淒涼的家庭和她那個密緘無言的父親，他和她同桌吃飯，此外只有晨夕間才有一霎那的會見，她記得他的例常的形式的親吻。

他的唯一的同伴是小皮得，他哥哥。但是他和她一塊兒玩是按照玩字的最嚴格的意義的——那就是說，他不是伴着她玩，而是像玩一個玩具樣的玩弄她。她，孤獨，小孤獨，是他的玩意兒。他已是像成年人一樣的一箇莽漢了。他的拳頭當然比她的壯，因此他隨時可以享用他的特權。

「你們女人沒一點兒用處，都是我們男人發號施令，」一天他告訴她說。

孤獨本來生得格外柔順；天性賦與她敏感。女人們向來是柔順的，然而因為柔順於事無補，總是在人們不理會中就湮沒了，起初，傷

心之極，她哭着去找她那個石像樣的父親，望他公平的裁判；可是狠心的父親總拿冷冷的言語告她說：「好了，好了。別麻煩我。來給我一個吻；再不會這樣了。」

他想這樣就安撫下一切，也就避開了更多的煩擾；結果孤獨就不再向他訴說她哥哥的蠻橫了，默默的忍受了一切，悄悄的離開他，也就逃開了他那些草率的親吻的侮辱。

家庭中的陰沈的空氣越發不能忍受了，憂鬱一時時的加深。她的唯一的慰藉是在學校裏，父親叫她白天在校裏寄膳，也是使她脫開他手的意思。在校裏她聽說每一個同學都有或是有過母親的。有一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她大膽的提出這個問題來麻煩她父親。

「告訴我，爸爸，我沒有一個母親麼？」

「噯！這是什麼話！」父親的回答；「當然啦，每人有一個母親。你爲什麼問這個？」

「那麼我母親呢，爸爸？」

「剛生下你的時候她就死了。」

「咳，可憐！」

於是她父親第一次放棄了他的鄙俗的緘默，告她說她母親名字叫聖堂，並且對她略略述說一下那個死人的容貌。

「她定然是很美麗的來呀！」孩子說。

「是的，」父親隨和着，「是的，但是並不如你美。」這正表明他又任性的陷入一種乖謬的觀念裏去了，他以爲，他的女兒比她母親美，事實上是他的關係。

「你呢，皮得，你記得她嗎？」孤獨問他哥哥說，她這時被已經是時過境遷的家事的一點餘燼烘擾得興奮起來。

「我怎麼能够記得她？她死時我剛剛三歲。」

「哼，若是我，我一定記得她。」

「那自然，你們女人多聰明！」自居成年人的哥哥插嘴說。

「不，我們不聰明，可是我想我們的記性是好一些。」

「好了！不要胡說了，別麻煩我。」

這一個可紀念的夜晚就此結束了。孤獨從此知道了她有過一個母親。

然而這件事對她真非同小可，引起她無限的思慮。寂寞中藉以自慰的也是這點夢想。

一年年的過去，事物依然如故，火已息滅了，爐邊剩下的是悵惘與灰燼。父親似乎並不顯老，似乎也沒有老的趨向，每天按時做他的例行的事務，循着機械般的規律。不過她哥哥就漸漸的有人談論起來了，直到他變成了市上人們的一個笑柄，最後也終於失蹤了——哪兒去了呢，她不知道。父女倆孤另另的捨在家裏：孤另另的，而且是分離着。他們只是在一塊吃飯睡眠而已。

最後，對於孤獨，天上似乎顯出一點曙光來。一個輕薄的少年人，每次在街上遇見她就向她丟眼色，終於想法結識了她，並且表示他是誠心的向她求愛，可憐的孤獨姑娘看出她的生活的前途已經展開，因此不顧一切的接受了他。春潮一般的新生！

她開始她的生活了——或者，簡直說，她是重新誕生了。從前對於她毫無意義的事情如今是啓示着重大的意義。她漸漸了解了更多的東西，從她的同伴們中間聽來的和從書本上讀來的。一切都似乎在她心裏歌唱着。但同時她更感到自己家裏面的空虛；若不是爲着未婚夫送給她的那張像片，她早就變成一塊石頭，和她那個花崗石的父親相匹稱了。

這件婚事在可憐的孤獨的眼裏閃着眩目的光彩。但他父親却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件事，至少是不願意費這個心思。他從來連影射到這件事的話都沒有說過。有時運氣擺佈着他們遇在一塊，他出門的時候那個少年正在院牆的欄杆邊徘徊着，這時他也就裝做沒看見他過去了。

好幾次在吃晚飯的時候，孤獨想把這件事和她父親告訴告訴；可

是話總是來到喉頭上就梗住說不出來了。於是她繼續靜默下去，終於什麼也沒有說。

孤獨開始讀愛人送她的書。謝謝他，她開始明白人間的事情了。這個男人似乎不像別的男人一樣：他的性格是溫柔，活潑，直爽，俏皮，有時他也和她反駁。但一提到她父親他從來不說什麼。

這是她的生命的新紀元——也是日常在家裏所夢想的——她這才要了解家庭到底是怎麼回事，像同學們的家庭一樣的。因此她對於自己那死水一般的家庭更加發生了疑懼。

她再也想不到的，有一天來了一個陡然的霹靂。她的未婚夫一月前出外去了，這天給她來了一封長信，裏面滿是甜言蜜語，可是在種種情愛纏綿的表示之中，終于忸忸怩怩的說明了他們的關係要從此了結。最後以這樣的話結尾：「也或者有一天你會遇見比我更能使你快樂的人。」

孤獨立刻覺着一陣異常的震慄刺透了她的心靈。她又經驗到一次男人的殘酷，不可描述的殘酷——男人們的，一切男性的。但是她沒有表示什麼，這一切的侮辱與苦痛又默默的忍受了；滴淚未灑。她決不在那個石像樣的父親面前示弱。

爲什麼——爲什麼他會拋棄了她呢？他厭煩了她了嗎？到底爲什麼？一個男人能厭煩愛情嗎？他會厭煩了她，那是可能的嗎？不是，他根本就不會愛過她。從小就渴望着愛情的孤獨今天才明白那個男人並不會愛她！從此她退避在自己的心靈中，記念着母親，仰望聖母。她不哭。她的苦痛太深了。

有一天晚上父親張開他的大嘴說：「好了，那件事似乎是完了，」孤獨覺得父親像是拿一把劍刺着她的心，她立刻跑回自己屋裏去，哭叫着，「媽，我的媽！」在一陣顫慄中她暈倒了。今後的世界對她更加無味了。

兩個年頭又如此過去。一天早上她發現她父親，皮得魯先生，死

在牀上。他是患心痛病死的。他女兒如今是更孤獨了；但也不會哭他一聲。

孤獨要把她的「孤獨」澈底的完成起來：她把父親留給她的一點產業賣掉，搬到一個遠方的世界裏去過活，遠遠的，在那兒沒有人認識她，她也不認識別人。

孤獨現在已是將近老年了，一個純真莊重的女人；每天日夕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她獨自在河邊上徘徊——她就是那個沒人知道她的來歷的神秘的瘦小的女人。她是那樣的一個慈善的女人，暗暗的行些好事，盡可能的救濟那些受疾困的人們，可是往往生出許多謠言來，辜負了她為他們吃的暗苦。

因為沒有人知道她的來歷，就生出許多傳說來，說她經歷過多麼可怕的災難；其實呢，你是知道的，在她的一生中間並沒有什麼事情稱得起悲劇——說得嚴重一些，也不過是很常見的一種悲劇而已，也並不怎樣感動人，可是牠會戕害人類的生命的。那就是「孤獨」的悲劇。

據說幾年前有一個男人找了孤獨來，一個未老先衰的老人，未老先衰的，個個着腰；幾天後就死在她的屋裏了。關於這個人她只說過，「他是我哥哥。」

現在你該懂得對於一個女人「孤獨」這個字包涵着什麼意思了吧——對於一個渴望着溫情和飢待着一個家庭的女人？一個男人儘有地方去逃避孤獨，可是一個女人呢——除非她甘心安身於修道院裏——在人類社會中她是多麼孤獨的啊！

你在河邊上遇見的那個無精打彩的漫遊着的老女人已經經驗過男人的所有的自私與殘暴了。這時她還想什麼呢？哪是她的生活的目的？她還有什麼遠大的希求？

我曾經獲得她的相識——但是談不到友誼。有一次我探問她關於

生活和命運的見解，也可以說是她的哲學；可是我從她那裏聽來的只是我剛告訴你過的她的身世。

除此而外，從她那裏聽到的是一些平凡冷僻的常識。她是一個有特殊的學術的修養的女人，因為她很博學，並且眼光也放得遠大。但是她仍然很能容忍一切的侮辱與殘暴。因此她只好退避在一種孤獨的生活中，免得受人間的欺侮。

關於我們男人，她有一種奇特的見解。有時我竭力把我們的談話引到這個題目上去，她的回答是：「可憐的渺小的人們！」她顯出很可憐我們的樣子，好像把我們看做蝦蟹一類的下等動物。她會允許我將來和我談一談關於男人的事情，特別是那個大的，最大的問題——男人和女人的關係。

「並不是性的關係，」她說，「你要弄清楚；不是那個，只是男人和女人的普通關係，無論母子的關係，或是兄妹，朋友；在另一方面說，或是夫妻，未婚夫妻，或是愛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個男人如何看待一個女人，無論她是他的母親，女兒，姊妹，妻子，或情婦；並且一個女人如何看待一個男人，無論他是她的父親，兒子，兄弟，丈夫，或情郎。」真到現在我還等着孤獨有一天會和我論究這個問題。

因為只要小心着別傷她，什麼你都可以和她談；有一次我就和她談起關於淫書暢行的問題來，這也是我們現在最感受壓迫的一個問題。她舉起她那明亮的純真的眼睛來嘲笑似的看着我，臉上掛着微笑，問我，「告訴我，你吃飯不？」

「當然啦，我吃飯。」

「好了，如果我發現你，一個要吃飯的人，在那兒看一本講烹飪的書，我就有辦法了。我會把你送到廚房裏去涮煎鍋。」

她總是這樣說。

（亦 華譯）